論語註疏/卷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衛靈公第十五

論語註疏
季氏第十六
作者：何晏　邢昺　三國　北宋

陽貨第十七

原文(無註)

卷十六 · 季氏第十六

疏正義曰：此篇論天下無道，政在大夫，故孔子陳其正道，揚其衰失，稱損益以教人，舉《詩》、《禮》以訓子，明君子之行，正夫人之名，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，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，故以次之也。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見於孔子曰：“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”（孔曰：“顓臾，伏羲之後，風姓之國，本魯之附庸，當時臣屬魯。季氏貪其土地，欲滅而取之。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，來告孔子。”）孔子曰：“求！無乃爾是過與？（孔曰：“冉求為季氏宰，相其室，為之聚斂，故孔子獨疑求教之。”）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，（孔曰：“使主祭蒙山。”）且在邦域之中矣，（孔曰：“魯七百里之封，顓臾為附庸，在其域中。”）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為？”（孔曰：“已屬魯，為社稷之臣，何用滅之為？”）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（孔曰：“歸咎於季氏。”）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有言曰：‘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（馬曰：“周任，古之良史。言當陳其才力，度己所任，以就其位，不能則當止。”）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？

（包曰：“言輔相人者，當能持危扶顛。若不能，何用相為？”）且爾言過矣，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”（馬曰：“柙，檻也。櫝，匱也。失虎毀玉，豈非典守之過邪？”）冉有曰：“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費。（馬曰：“固，謂城郭完堅，兵甲利也。費，季氏邑。”）今不取，後世必為子孫憂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，（孔曰：“疾如女之言。”）舍曰欲之，而必為之辭。（孔曰：“舍其貪利之說，而更作他辭，是所疾也。”）丘也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（孔曰：“國，諸侯。家，卿大夫。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，患政理之不均平。”）不患貧而患不安，（孔曰：“憂不能安民耳。民安則國富。”）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（包曰：“政教均平，則不貧矣。上下和同，不患寡矣。大小安寧，不傾危矣。”）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，遠人不服，而不能來也；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；（孔曰：“民有畏心曰分，欲去曰崩，不可會聚曰離析。”）而謀動幹戈於邦內，（孔曰：“幹，楯也。戈，戟也。”）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。”（鄭曰：“蕭之言肅也。牆，謂屏也。君臣相見之禮，至屏而加肅敬焉，是以謂之蕭牆。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。”）

疏“季氏”至“內也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論魯卿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。“季氏將伐顓臾”者，顓臾，伏羲之後，風姓之國，本魯之附庸，當時臣屬於魯，而季氏貪其土地，欲滅而取之也。“冉有、季氏見於孔子曰：季氏將有事於顓臾”者，冉有、季路為季氏臣，來告孔子，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。“孔子曰：求！無乃爾是過與”者，無乃，乃也。爾，女也。雖二子同來告，以冉求為季氏宰，相其室，為之聚斂，故孔子獨疑求教之，言將伐顓臾，乃女是罪過與？與，疑辭也。“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”者，言昔者先王始封顓臾為附庸之君，使主祭蒙山。蒙山在東，故曰東蒙。“且在邦域之中矣”者，魯之封域方七百里，顓臾為附庸，在其域中也。“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為”者，言顓臾已屬魯，為社稷之臣，何用伐滅之為？“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”者，夫子，謂季氏也。冉有歸其咎惡於季氏也，故言季氏欲伐，我二人皆不欲也。”孔子曰：求！周任有言曰：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”者，周任，古之良史也。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，故呼其名，引周任之言以責之。言為人臣者，當陳其才力，度己所任，以就其列位，不能則當自止退也。“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”者，相，謂輔相。焉，何也。言輔相人者，當持其主之傾危，扶其主之顛躓。若其不能，何用彼相為？“且爾言過矣”者，爾，汝也。汝為季氏輔相，而歸咎於季氏，自是汝之言罪過矣。“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”者，此又為輔相之人作譬也。柙，檻也。櫝，匱也。虎兕皆猛獸，故設檻以製之。龜玉皆大寶，故設匱以藏之。若虎兕失出於檻，龜玉損毀於匱中，是誰之過與？言是典守者之過也。以喻主君有闕，是輔相者之

過也。“冉有曰：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，今不取，後世必為子孫憂”者，此冉有乃自言欲伐顓臾之意也。固，謂城郭完堅，兵甲利也。費，季氏邑。言今夫顓臾城郭甲兵堅固，而又近於費邑，若今不伐而取之，後世必為季氏子孫之憂也。“孔子曰：求！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為之辭”者，孔子見冉有言將伐顓臾之意，故又呼冉有名而責之，如汝之言，君子所憎疾。夫以舍其探利之說，而更作他辭，是所疾也。“丘也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”者，此下孔子又為言其正治之法，以示非臆說，故云丘也聞。國，謂諸侯。家，謂卿大夫。言為諸侯卿大夫者，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，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。“不患貧而患不安”者，言不憂國家貧，但憂不能安民耳。民安則國富也。“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”者，孔子既陳其所聞，更為言其理。蓋言政教均平，則不貧矣。上下和同，不患寡矣。小大安寧，不傾危矣。如上所聞，此應云“均無寡，安無貧”。而此乃云“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” 者，欲見政教均平，又須上下和睦，然後國富民多，而社稷不傾危也，故衍其文耳。“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”者，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，如此，故遠方之人有不服者，則當脩文德，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。遠人既來，當以恩惠安存之。“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”者，謂冉有、季路輔相季氏也。“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”者，謂不脩文德也。“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”者，民有異心曰分，欲去曰崩，不可會聚曰離析。言國內之民又不能以恩惠安撫，致有異心，不可會聚，莫能固守也。“而謀動幹戈於邦內”者，謂將伐顓臾也。“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”者，蕭牆，謂屏也。蕭之言肅也，君臣相見之禮，至屏而加肅敬焉，是以謂之蕭牆。孔子，聖人，有先見之明。見季氏家臣擅命，必知將為季氏之禍，因冉有言顓臾後世必為子孫憂，故言吾恐季孫之憂不遠在顓臾，而近在蕭牆之內。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。○注“孔曰”至“孔子”。○正義曰：云“顓臾伏羲之後，風姓之國”者，僖二十一年《左傳》云：“任、宿、須句、顓臾，風姓也。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。”杜注云：“太皞，伏羲。四國，伏羲之後，故主其祀。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”是也。云“本魯之附庸，當時臣屬魯”者，《王製》云：“公侯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不能五十里者，不合於天子，附於諸侯，曰附庸。”鄭注云：“不合，謂不朝會也。小城曰附庸。附庸者，以國事附於大國，未能以其名通也。”言此顓臾始封為附庸之君，以國事附於魯耳，猶不為魯臣，故曰魯之附庸。春秋之世，強陵弱，眾暴寡，故當此季氏之時，而顓臾已屬魯為臣，故曰當時臣屬魯也。○注“使主祭蒙山”。○正義曰：《禹貢·徐州》云“蒙羽其藝”。《地理誌》云泰山蒙陰縣，“蒙山在西南，有祠。顓臾國在蒙山下”。○注曰“魯七百里之封，顓臾為附庸，在其域中”。○正義曰：《明堂位》曰：“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，是以封周公於曲阜，地方七百里，革車千乘。”鄭注云：“曲阜，魯地，上公之封，地方五百里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，方百里者二十四井，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，開方之，得七百里。”言其顓臾

為附庸，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。○注“　周任，古之良史”。○正義曰：周大夫也，與史侯、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也。○“馬曰”至“過邪”。○正義曰：云“柙，檻也”者，《說文》云“柙，檻也。檻，檻也。一曰圈。以藏虎兕”。《爾雅》云：“兕，似牛。”郭璞云：“一角，青色，重千斤。”《說文》云：“兕如野牛，青毛，其皮堅厚，可製鎧。”《交州記》曰：“兕出九德，有一角，角長三尺餘，形如馬鞭柄。”是也。云“櫝，匱也”者，亦《說文》云也。○注“孔曰：幹，楯也。戈，戟也”。○正義曰：幹，一名楯，今謂之旁牌。《方言》云：“楯，自關而東，或謂之楯，或謂之幹。關西謂之楯。是幹、楯為一也，施紛以持之。”孔注《尚書·費誓》云：“施乃楯紛。”紛如綬而小，係於楯以持之，且以為飾也。幹，扞也，並之以扞敵，故《牧誓》云“比爾幹也”。戈者，《考工記》云：“戈，柲六尺有六寸。其刃廣二寸，內倍之，胡三之，援四之。”鄭玄注云：“戈，今句子戟也，或謂之雞鳴，或謂之擁頸。內謂胡以內接祕者也，長四寸。胡六寸。援八寸。”鄭司農云：“援，直刃也，胡，其子。”

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；（孔曰：“希，少也。周幽王為犬戎所殺，平王東遷，周始微弱。諸侯自作禮樂，專行征伐，始於隱公。至昭公十世失政，死於乾侯矣。”）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，（孔曰：“季文子初得政，至桓子五世，為家臣陽虎所囚。”）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（馬曰：“陪，重也。謂家臣。陽虎為季氏家臣，至虎三世而出奔齊。”）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。（孔曰：“製之由君。”）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”（孔曰：“無所非議。”）

疏“孔子曰”至“不議”。○正義曰：此一章論天下有道、無道，禮樂征伐所出不同，及言衰失之世數也。“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”者，王者功成製禮，治定作樂，立司馬之官，掌九伐之法，諸侯不得製作禮樂，賜弓矢然後專征伐。是天下有道之時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。“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”者，謂天子微弱，諸侯上僭，自作禮樂，專行征伐也。“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”者，希，少也。言政出諸侯，不過十世，必失其位，不失者少也。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。“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”者，言政在大夫，不過五世，必失其位，不失者少矣。若魯大夫季桓子為陽虎所囚是也。“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”者，陪，重也，謂家臣也。大夫已為臣，故謂家臣為陪臣。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命，不過三世，必失其位，不失者少矣。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。“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”者，元為政命，製之由君也。“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”者，議謂謗訕。言天下有道，則上酌民言以為政教，所行皆是，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。○注“　孔曰”至“乾侯”。○正義曰：云“周幽王為犬戎所殺，

平王東遷”者，案《周本紀》云：“幽王三年，嬖褒姒，生伯服。幽王欲廢太子。太子母，申侯女，而為後。幽王得褒姒，愛之，使廢申後，並去太子，用褒姒為後，以其子伯服為太子。幽王之廢後去太子也，申侯怒，乃與繒、西夷犬戎共攻幽王。幽王舉烽火徵兵，兵莫至。遂殺幽王麗山下，虜褒姒，盡取周賂而去。”隱六年《左傳》稱：“周桓公言於王曰：‘我周之東遷，晉、鄭焉依？’”《周本紀》又云：“於是諸侯乃即申侯，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，是為平王也。”云“周始微弱”者，《地理誌》云：“幽王淫褒姒，滅宗周，子平王東居洛邑。”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，其詩不能複雅，故其詩謂之《王國風》，是周始微弱也。云“諸侯自作禮樂”者，謂僭為天子之禮樂，若魯昭公之比也。案昭二十五年《公羊傳》云：“子家駒曰：‘諸侯僭於天子，大夫僭於諸侯，久矣。’昭公曰：‘吾何僭矣哉？’子家駒曰：‘設兩觀，乘大輅，朱幹玉戚以舞《大夏》，八佾以舞《大武》。’”是也。云“專行征伐”者，謂不由王命，專擅行其征伐。春秋之時，諸侯皆是也。云“始於隱公。至昭公十世失政，死於乾侯”者，隱公名息姑，伯禽七世孫，惠公弗皇子，聲子所生，平王四十九年即位。是王室微弱，政在諸侯，始於隱公。隱公卒，弟桓公允立。卒，子莊公同立。卒，子閔公開立。卒，兄僖公申立。卒，子文公興立。卒，子宣公倭立。卒，子成公黑肱立。卒，子襄公午立。卒，子昭公裯立。是為十世也。《春秋》昭公二十五年，公孫於齊。三十二年，卒於乾侯。是也。○注“　孔曰”至“所囚”。○正義曰：“季文子初得政，至桓子五世”者，謂文子、武子、悼子、平子、桓子為五世也。云“為家臣陽虎所囚”者，定五年《左傳》云“九月乙亥，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”是也。○注“陽虎”至“奔齊”。○正義曰：魯伐陽虎，陽虎出奔齊，在定九年。

孔子曰：“祿之去公室五世矣，（鄭曰：“言此之時，魯定公之初。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，於是政在大夫，爵祿不從君出，至定公為五世矣。”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，（孔曰：“文子、武子、悼子、平子。”）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”（孔曰：“三桓，謂仲孫、叔孫、季孫。三卿皆出桓公，故曰三桓也。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，至哀公皆衰。”）

疏“　孔子”至“微矣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言魯公室微弱，政在大夫也。“孔子曰：祿之去公室五世矣”者，謂政在大夫，爵祿不從君出，始於宣公。言此之時，在魯定公之初，故為五世矣。“政逮於大夫四世矣”者，逮，及也。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，至今四世矣。謂季文子、武子、悼子、平子也。“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”者，三桓謂仲孫、叔孫、季孫。三卿皆出桓公，故曰三桓也。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。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，故夫三桓子孫至哀公時皆衰微也。○注“　鄭曰”至“世矣”。○正義曰：“魯自

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”者，文十八年《左傳》云“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。敬嬴嬖，而私事襄仲。宣公長，而屬諸襄仲。襄仲欲立之，叔仲不可。仲見於齊侯而請之。齊侯新立，而欲親魯，許之。冬十月，仲殺惡及視，而立宣公”是也。《公羊傳》作“子赤襄仲居東門，故曰東門襄仲”。云“至定公為五世矣”者，謂宣公、成公、襄公、昭公、定公也。○注“孔曰：文子、武子、悼子、平子”。○正義曰：此據《左傳》及《世家》文也。

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，（馬曰：“便辟，巧辟人之所忌，以求容媚。”）友善柔，（馬曰：“面柔也。”）友便佞，損矣。”（鄭曰：“便，辯也，謂佞而辨。”）

疏“　孔子”至“損矣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戒人擇友也。“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”者，以人為友，損益於己，其類各三也。“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”者，直謂正直，諒謂誠信，多聞謂博學。以此三種之人為友，則有益於己也。“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”者，便辟，巧辟人之所忌，以求容媚者也。善柔，謂面柔，和顏悅色以誘人者也。便，辨也，謂佞而複辨。以此三種之人為友，則有損於己也。

孔子曰：“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，（動得禮樂之節。）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樂驕樂，（孔曰：“恃尊貴以自恣。”）樂佚遊，（王曰：“佚遊，出入不節。”）樂宴樂，損矣。”（孔曰：“宴樂，沈荒淫瀆。三者，自損之道。”）

疏“　孔子”至“損矣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，各有三種也。“樂節禮樂”者，謂凡所動作，皆得禮樂之節也。“樂道人之善”者，謂好稱人之美也。“樂多賢友”者，謂好多得賢人以為朋友也。言好此三者，於身有益也。“樂驕樂”者，謂恃尊貴以自恣也。“樂佚遊”者，謂好出入不節也。“樂宴樂”者，謂好沈荒淫溢也。言好此三者，自損之道也。○注“　沈荒淫瀆”。○正義曰：云沉者，《書·微子》云“沉酗於酒”，言人以酒亂，若沉沒於水，故以耽酒為沉也。荒者，廢也，謂有所好樂而廢所掌之職事也。《書》云“酒荒於厥邑”，“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”，皆是淫，訓過也。言耽酒為過差也。瀆者，嫉慢也。言無複禮節也。

孔子曰：“侍於君子有三愆：（孔曰：“愆，過也。”）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，（鄭曰：“躁，不安靜。”）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，（孔曰：“隱匿不盡情實。”）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。”（周曰：“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，而便逆先意語者，猶瞽也。”）

疏“孔子”至“之瞽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戒卑侍於尊，審慎言語之法也。“侍於君子有三愆”者，愆，過也。言卑侍於尊，有三種過失之事。“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”者，謂君子言事，未及於己而輒先言，是謂躁動不安靜也。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”者，謂君子言論及己，己應言而不言，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。“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”者，瞽，謂無目之人也。言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，而便逆先意語者，猶若無目人也。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。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。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（孔曰：“得，貪得。”）

疏“孔子”至“在得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言君子之人，自少及老，有三種戒慎之事也。“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”者，少，謂人年二十九以下，血氣猶弱，筋骨未定，貪色則自損，故戒之。“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”者，壯，謂氣力方當剛強，喜於爭鬥，故戒之。“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”者，老，謂五十以上。得，謂貪得。血氣既衰，多好聚斂，故戒之。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（順吉逆凶，天之命也。）畏大人，（大人，即聖人，與天地合其德。）畏聖人之言。（深遠不可易知測，聖人之言也。）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（恢疏，故不知畏。）狎大人，（直而不肆，故狎之。）侮聖人之言。”（不可小知，故侮之。）

疏“孔子”至“之言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。“君子有三畏”者，心服曰畏。言君子心所畏服，有三種之事也。“畏天命”者，謂作善，降之百祥；作不善，降之百殃。順吉逆凶，天之命也，故君子畏之。“畏大人”者，大人即聖人也，與天地合其德，故君子畏之。“畏聖人之言”者，聖人之言，深遠不可易知測，故君子畏之也。“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”者，言小人與君子相反，天道恢疏，故小人不知畏也。“狎大人”者，狎，謂慣忽。聖人直而不肆，故小人忽之。“侮聖人之言”者，侮，謂輕慢。聖人之言，不可小知，故小人輕慢之而不行也。○注“順吉逆凶，天之命也”。○正義曰：《虞書·大禹謨》云：“惠迪吉，從逆凶，惟影響。”孔安國云：“順道吉，從逆凶，吉凶之報，若影之隨形，響之應聲，言不虛。”道即天命也，天命無不報，故可畏之。○注“大人即聖人，與天地合其德”。○正義曰：《易》云“利見大人”，即聖人也。《乾卦·文言》云“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”，莊氏云：“謂覆載也。與日月合其明，謂照臨也。與四時合其序，若賞以春夏，刑以秋冬之類也。與鬼神合其吉凶，

若福善禍淫也。”此獨舉天地合其德者，舉一隅也。○注“恢疏，故不知畏”。○正義曰：案《老子・德經》云：“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”言天之網羅，恢恢疏遠，刑淫賞善，不失毫分也。○注“直而不肆，故狎之”。○正義曰：肆，謂放肆。言大人質直而不放肆，故小人輕狎之也。

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學而知之者，次也。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。（孔曰：“困，謂有所不通。”）困而不學，民斯為下矣。”

疏“　孔子”至“下矣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勸人學也。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”者，謂聖人也。“學而知之者，次也”者，言由學而知道，次於聖人，謂賢人也。“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”者，人本不好學，因其行事有所困，禮不通，發憤而學之者，複次於賢人也。“困而不學，民斯為下矣”者，謂知困而不能學，此為下愚之民也。○注“孔曰：困，謂有所不通”。○正義曰：言為事不能通達者也。《左傳》昭七年，“公如楚。孟僖子為介，不能相儀。及楚，不能答郊勞。九月，公至自楚。孟僖子病不能相禮，乃講學之”。是其困而學之者也。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”

疏“　孔子”至“思義”。正義曰：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，使合禮義也。“視思明”者，目睹為視，見微為明，言君子睹視當思見微，若離婁也。“聽思聰”者，耳聞為聽，聽遠為聰，言君子耳聽當思聞遠，若師曠也。“色思溫”者，言顏色不可嚴猛，當思溫也。“貌思恭”者，體濬接物，不可驕亢，當思恭遜也。“言思忠”者，凡所言論，不可隱欺，當思盡其忠心也。“事思敬”者，凡人執事多惰窳，君子常思謹敬也。“疑思問”者，已有疑事，不使在躬，當思問以辨之也。“忿思難”者，謂人以非理忤己，己必忿怒。心雖忿怒，不可輕易，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？若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親，是不思難者也。“見得思義”者，言若有所得，當思義然後取，不可苟也。

孔子曰：“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。吾見其人矣，吾聞其語矣。（孔曰：“探湯，喻去惡疾。”）隱居以求其誌，行義以達其道。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。”

疏“　孔子曰”至“人也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言善人難得也。“見善如不及”者，言為善常汲汲也。“見不善如探湯”者，人之探試熱湯，其去之必速，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。

“吾見其人矣，吾聞其語矣”者，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。“隱居以求其誌”者，謂隱遯幽居，以求遂其己誌也。“行義以達其道”者，謂好行義事，以達其仁道也。“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”者，言但聞其語，說古有此行之人也，今則無有，故未見其人也。

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（孔曰：“千駟，四千匹。”）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（馬曰：“ 首陽山在河東蒲阪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。”）民到於今稱之，其斯之謂與？（王曰：“此所謂以德為稱。”）

疏“ 齊景公”至“謂與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貴德也。“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” 者，景公，齊君。景，諡也。馬四匹為駟。千駟，四千匹也。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，及其死也，無德可稱。“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於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”者，夷、齊，孤竹君之二子，讓位適周。遇武王伐紂，諫之，不入。及武王既誅紂，義不食周粟，故於河東郡蒲阪縣首陽山下采薇而食，終餓死。雖然窮餓，民到於今稱之，以為古之賢人。其此所謂以德為稱者與？

陳亢問於伯魚曰：“子亦有異聞乎？”（馬曰：“以為伯魚孔子之子，所聞當有異。”）對曰：“未也。嘗獨立，（孔曰：“獨立，謂孔子。”）鯉趨而過庭。曰：‘學詩乎？’對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學詩，無以言。’鯉退而學詩。他日，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‘學禮乎？’對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學禮，無以立。’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”陳亢退而喜曰：“問一得三，聞詩，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”

疏“ 陳亢”至“子也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勉人為詩、為禮也。“陳亢問於伯魚曰：子亦有異聞乎” 者，伯魚，孔子之子，鯉也。弟子陳亢以為伯魚是孔子之子，所聞當有異於餘人，故問之。“對曰：未也”者，答言未有異聞也。“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‘學詩乎？’對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學詩，無以言。’鯉退而學詩”者，伯魚對陳亢言，雖未有異聞，有時夫子曾獨立於堂，鯉疾趨而過其中庭。夫子謂己曰：“學詩乎？”己即對曰：“未也。”夫子又言：“不學詩，無以言。”以古者會同，皆賦詩見意，若不學之，何以為言也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。“他日，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‘學禮乎？’對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學禮，無以立。’鯉退而學禮”者，謂異日夫子又嘗獨立，而伯魚趨過。夫子訓之曰：“學禮乎？”答言：“未也。”夫子又言：“若不學禮，無以立身。”以禮者，恭儉莊敬。人有禮則安，無禮則危，故不學之，則無以立其身也。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。“聞斯二者”，蓋言別無異聞，但聞此詩、禮二者也。“

陳亢退而喜”者，既問伯魚，退而喜悅也。“曰：問一得三，聞詩，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”者，亢言：始但問異聞，是問一也。今乃聞詩可以言，禮可以立，且鯉也過庭，方始受訓，則知不常嘻嘻褻慢，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，故為得三，所以喜也。

邦君之妻，君稱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稱曰小童，邦人稱之曰君夫人，稱諸異邦曰寡小君。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。（孔曰：“小君，君夫人之稱。對異所謙，故曰寡小君。當此之時，諸侯嫡妾不正，稱號不審，故孔子正言其禮也。”）

疏“　邦君”至“夫人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。“邦君之妻”者，諸侯之夫人也。妻者，齊也，言與夫齊體，上下之通稱，故曰邦君之妻也。“君稱之曰夫人”者，夫人之言也，能扶成人君之德也。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也。“夫人自稱曰小童”者，自稱謙言己小弱之童稚也。“邦人稱之曰君夫人”者，謂國中之臣民言則係君而稱之，言是君之夫人，故曰君夫人也。“稱諸異邦曰寡小君”者，諸，於也。謂己國臣民稱己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，則曰寡小君。對異邦謙也。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，謙言寡德之君，夫人對君為小，故曰寡小君也。“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”者，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。以當此之時，諸侯嫡妾不正，稱號不審，故孔子正言其禮也。